卡夫卡文集

增订版 第一卷

城堡

高年生 主编　高年生 译

作家出版社



kafka

Kafk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卡夫卡文集



增订版 第一卷

城堡

高年生 主编 高年生 译

作家出版社

kafka

I521.15/6488:1-V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夫卡文集. 第1卷/（奥）卡夫卡（Kafka, F.）著；高年生译. -增订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063-5707-4

Ⅰ.①卡… Ⅱ.①卡…②高… Ⅲ.①文学-作品综合集-奥地利-现代②长篇小说-作品集-奥地利-现代
Ⅳ.①I52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7177号

卡夫卡文集(增订版第一卷)

作　　者：【奥】卡夫卡
译　　者：高年生
责任编辑：刘英武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码**：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8×214
字　　数：292千
印　　张：9
版　　次：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5707-4
定　　价：21.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版说明

2011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卡夫卡文集》(1—4卷)增订版是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的基础上重新修订而成。新版《卡夫卡文集》(1—4卷)增订版增补了三篇短篇小说,校订修改了某些译文,纠正了一些印刷错误,并以全新的版式和封面设计对图书进行了精美包装,更加准确、新颖、概括地表现出卡夫卡的创作风格和世界经典文学的品格。新版《卡夫卡文集》(1—4卷)增订版将给热爱卡夫卡的读者带来新的阅读感受。

前　言

高年生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二十世纪世界文坛出现了一位旷世奇才，几十年来几乎无人能与其相比，他就是奥地利作家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他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始终以沉静内省的姿态思悟人生的价值，寻索人类精神的家园，在文学的田野上苦苦地耕耘，为人们创作了大量独特奇妙的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他的创作对当代各国文学起了很大的影响，本世纪以来活跃在世界文坛上令人眼花缭乱的精神文学流派，如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存在主义文学等，几乎都可以在卡夫卡的创作中找到自己创作方法中某些特征的渊源。因此，他当之无愧地被尊称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

1883年7月3日，卡夫卡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幼时受的是德语教育。1901年入布拉格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后来迫于父命改学法律。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08年起在布拉格一家半官方的工人工伤保险公司供职。1917年患肺病，1922年病休。1924年6月3日病逝于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终年41岁。

卡夫卡短暂的一生充满了不幸。他所处的时代、他的社会生活环境、他的家庭，都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卡夫卡生活的时代正是奥匈帝国的末期。当时在布拉格，民族矛盾、政治矛盾十分尖锐，帝国摇摇欲坠，“山雨欲来风满楼”。作为犹太人，卡夫卡与斯拉夫人没有什么来往，而布拉格的多数民族是斯拉夫族；他受的是德语教育，这使他与周围的人没有共同的语言；他既不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完全的奥国人，也不是捷克人。他的父亲是个白手起家的商人，性格刚强，在家庭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对自己惟一的儿子态度简单粗暴，作风专横。卡夫卡从小就感到来自父亲的压力，一生都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在《致父亲的信》中，他把自己的恐惧感、负疚感和不善生计都归之于父亲的影响。父子冲突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曾三次订婚，又三次主动解除婚约，始终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庭。只是在他去世半年多前才与一位名叫多拉·迪阿曼特的年轻犹太女子同居。卡夫卡的生活环境以及他内向的性格，使他把写作作为惟一的精神寄托。

卡夫卡是一位勤奋的业余作家。他自幼喜爱文学，中学时代就开始阅读易卜生、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等人的著作。大学时期开始文学创作，并常与同学马克斯·布洛德参加布拉格的一些文学活动，从1909年到1912年曾几度结伴去巴黎、苏黎世、魏玛等地参观游览。他受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恺郭尔的影响颇大，也研究过中国的老庄哲学。他于1908年开始发表作品。1915年，作家卡尔·施特恩海姆把他获得的冯塔纳文学奖转让给卡夫卡，以表彰他的短篇小说《司炉》。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和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美国》、《诉讼》和《城堡》，还有大量书信、日记、随笔、箴言等，但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十分严格，对大多数作品不甚满意，生前只发表了极少的一部分。他在遗嘱中要求挚友马克斯·布洛德销毁他所有未发表过的手稿并永不再版已发表的作品，但布洛德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将卡夫卡的所有作品整理出版。可惜，他的很多作品在此之前已被他的女友按照他的愿望烧毁了。1935年至1937年出版了六卷集，1950年至1958年又出了九卷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欧美各国掀起了一股“卡夫卡热”，作家们纷纷模仿借鉴卡夫卡的创作手法。学术界也掀起了研究卡夫卡的热潮，声势越来越大，历久不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现代艺术的探险者”的作品，将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理所当然地被列为不朽的经典之作。

除三部长篇小说和七十九篇中短篇小说外，不少书信、日记、箴言、寓言、随笔等，同样闪烁着他独特而深邃的思想光芒，是了解卡夫卡的思想、性格和写作背景的宝贵资料。为了让广大中国读者对卡夫卡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编选了这个文集，共分四卷，收入作家的作品共一百三十余万字。具体编排如下：

第一卷：《城堡》

第二卷：《诉讼》、《美国》

第三卷：《中短篇小说》

第四卷:《书简:书信、日记、谈话、箴言、剧本》

本书全部根据德文译出,绝大多数都是新译。担纲主译的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德语教授和讲师。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谢莹莹教授不顾病痛折磨(多年前她因重病致残),在轮椅上翻译了卡夫卡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变形记》,并为本书撰写了介绍卡夫卡的长文;倘若卡夫卡地下有知,恐怕也会为这种执著的治学精神所感动。中国德语教学研究会会长祝彦教授也不顾年迈体弱,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本书的翻译工作。在此谨向参加本文集翻译和校对工作的全体同仁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本书主编撰写了第三卷和第四卷作品的题解。

2011 年 2 月

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Kafkaesque

——卡夫卡的作品与现实

一

假如弗兰茨·卡夫卡知道他的作品在他的身后会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围绕他的作品会有那样众多的不同见解，他会怎么想呢？有人奉他为荒诞派文学的始祖，有人予他以现实主义作家的桂冠，有人批评他是虚无主义者，有人尊他为圣人先知；有人认为他表达了存在主义的思想，有人认为他作了社会批判的工作；有人考证出他所描写的多为有根有据的人、事、物、地，有人则认为他叙述的完全是梦幻，并且是噩梦；有人认为他有预言的天才，他所描写的，在后来真实的历史上一一重现，有人则认为他的作品完全超出时空，没有历史和社会的定位点；有人指责他见到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有人则认为他的作品直指人类生存的基态；有人从他作品中探索出许多意义，但也有人提出可解与不可解的质疑。世界上有不少国家曾经禁止他的作品出版，然而他的作品仍以各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现，至今不衰。在所有关于作品内容上、意义上的争执背后，有一点是为读者和研究者、评论者公认的，那就是作品的高超的艺术性和美学上的震撼力。假如卡夫卡能够预知这一切，他还会写下遗愿，要好友布罗德(Max Brod)将他所有遗稿连同书信都烧毁吗？这真是我们无法得知的，也无法想象的事。我们真该为他的遗愿未能实现而庆幸，庆幸我们能读到这样独特完美的作品。卡夫卡作品的独特完美和它难以攻破的系统同数学上的猜想有相似之处。它像一个坚固的城堡，不易找到攻入的缺口，找到了缺口，又使人像进入迷宫。作者设立的谬悖矛盾、使用的比喻象征和叙述角度、叙述方法式人令跟着作品转，有时转来转去仍然在原地踏步。有时虽也柳暗花明，然而一村之后尚有一村，使人总也歇不下来。几乎每一句话都引起对下一句的

期待、悬念。越是难以解释，越是吸引人去解释。幸好，文学研究没有数学研究那样严格，解读作品主要在于这种读法是不是可能成立，不在于对或错。当然不能强词夺理随意附会。但是只要一种读法和作品本身其他内容不产生矛盾，它在诠释学上便应是合理的，应是一种可以成立的解读。一种可能的解读并不排除其他可能的解读。

卡夫卡的作品同数学上的猜想还有一相似之处，它们看起来抽象神秘，事实上与我们的生活现实关系密切。1 十 1＝2 的证明是那样的抽象，与现实的距离那么遥远，同我们似乎无关。乡下人来到法之门前要求入内，守门人告诉他，现在不行，乡下人终其一生没能进入法之门，而最后守门人告诉他，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可以进入这扇门，它是只为他一人而设的。这种莫名其秒的自相矛盾，表面上看来同我们有什么关系？然而数学定理描写的此与彼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卡夫卡作品所描写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人的生存、人和自己、人和人、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往往使读者发觉，原来事情的本质就是这样。有人认为，二十世纪是卡夫卡的世纪，从文学意义上看来可以这么说，因为时至今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无论是哪一种流派，有许许多多作家受到他作品的影响。从现实意义上来看，人们更有理由这么说，因为“卡夫卡笔下的官场和世界结构反映了二十世纪的社会秩序”①，人们在他的作品中读出了二十世纪人所置身的境地的真实。他的名字已演变成一个形容词，并且成为日常用语而进入现代人的生活中了。少数世界名著中的主人公，由于他们的人生态度、特殊性格以及角色功能，他们的名字被打上深深的印记而代表某种意义，譬如阿 Q，堂吉诃德，哈姆雷特 等等，提到他们时，至少受过教育的人大都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些名字几乎已成形容词。而 一位作家本人的名字，由于他的作品的总体精神而成为一个普通用语，这在文学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能与之相比的可能是 1994 年 3 月去世的尤内斯库，不过因为 Jonescoesque 结屈聱牙，这字流行不起来，人们只好用“这纯粹是尤内斯库”来表达。而 Kafkaesque 已 独立成为一个普遍被使用的词，许多会用这个词的人并不一定读过他的作品。这就使人 有兴趣对这个词及一些相关的现象作一点探讨。

使用 Kafkaesque 一词的人并不一定读过卡夫卡的作品或者了解他的生平，不过这个词的起源自然与作品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它表达

---

① 埃姆利希，《卡夫卡的图象世界》。载叶庭芳编《论卡夫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第 356 页。

的是卡夫卡作品散发出来的一种特殊 气氛以及这种气氛在读者心灵上引发的感受 和联想。最初指的是作品的风格和影响，不久就被扩大应用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和现 实中某些状态。在二使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当这个词出现在英国报刊上的时候，令人感到陌生，然而它慢慢地流传开来。从英国到美国、法国，战后再传到德国，它也流传于北欧、西欧、拉美，接着就传到东欧、日本。到了九十年代的今天，它已在世界上许多语言中生根，成为语言中永久的组成部分了。

各种语言中 Kafkaesque 这个词意义相近，但不完全相同。英语中，它被毫无分别地 应用到任何一件不可理解、不可思议、十分隐晦的事件上，美国嬉皮士一代青年人经常用这个字形容他们感受到经历到的社会现象；越战的荒谬和残酷使战地记者的报导也常出现这个词。德语写成 Kafkaesk，杜登出版社的《德语 大词典》的注解是："卡夫卡的叙述方式，因为 参详不透而导出神秘恐怖感，使人感到受威胁。"事实上的使用范围比字典上所给的意义要广，不少到机关中去办事的人，为了办成一件事而被支使来支使去，难以一下子就弄明 白有关规定，难以一次就找到真正主事部门，这时人们一定会说："真是 Kafkae!。"法语中 Kafkaesque 和 Kafkaien 两字意义相同，在使用上互争长短，后者似是胜利者，它被收 入字典中。它的用法不像在美国和德国那么广义，也不那么含混，带有最初的文学上的意义，即卡夫卡风格，也带有加缪对卡夫卡作品的理解的哲学意义，即荒诞哲学。在应用上多半指工作方式非理性化，没有透明度，令人感到压抑的官僚作风和政治体系，特别是后一产种意义，现在是越来越流行了。意大利语为 kafkiano，字典中指明它的同义词为"忧虑、疲惫、痛苦、不安"，特别指时代的恐惧感。西班牙语中的 kafkiano 不仅流传于西班牙本土和葡萄牙，也流传于使用西班牙语的拉美。对于这种预料不到的当代的恐怖状况，拉美世 界的人深有体会，所以普遍应用。北欧的瑞典语中有 Kafkaitiskt，为副词，有 Kafkaiad，为文学上的 类别，形容词则为 Kafkask，与 Kafkaliknande 同义。挪威、丹麦多用 Kafkask 。在北欧，这个词的意义包罗万象，与美国、德国的 使用状况相似。在东方的日本这个字读成 Kafkaesuku，表示当前社会无所不在的官僚 体系和作风，一般用以说明难以明白。错综复杂且非理性的事件。日文接受外来语十分迅 速，也很方便，只须照搬原有的拉丁拼音字母，按照本国文字规律略为加以变动即可，或者不必变动。中文外来姓名的翻译多为音译。一音多字，常造成译名的不统一，所以译名不那么方便，而名字成为形容词，写成中文就更费事了。Kafkaesque 在中文中尚未流传开来。这不但是因为中文难以像日文那样直接将音搬过来，更因为中国对卡夫卡作品的接受比

较晚，比西方晚了三十年。比东欧晚了二十年。现在在报刊杂志中偶尔见到过“卡夫卡式”一词，但一般读者可能并不大知道它的意义。在卡夫卡的故乡布拉格。Kafkarna 早在 1951 年至 1965 年之间便开始使用了。当苏军进驻布拉格（1968），布拉格之春被摧毁之后，这个词就更加流行了。当时捷克人所受到的压制、所感受到的悲愤与恐惧，以及许多人的命运在一夜之间的变故，大概只有用这个字来形容最为恰当了。捷语 Kafkarna 指荒谬不可思议，像噩梦般的事件和状态。当人们“卷入一件小事，而在这似乎无关紧要的事件中感到无比困惑，并且在这事件中越陷越深，终致精疲力竭，却还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部门哪一条律法、哪一股力量在左右着这件事时，这种状况就是 Kafkarna，复数 Kafkarny.②在东欧，这个词带着一定的政治色彩。前苏联和前东德在公开的词汇中并没有这个字，他们使用另一个词：卡夫卡主义（Kafkaismus），意指现代派颓废文学，是一个贬低和否定卡夫卡作品的词汇。同我们所谈的该词意义完全不同。

总的说来，Kafkaesque 除了文学意义上理解为卡夫卡的写作风格外，一般的理解是指人受到自己无法理解无法左右的力量的控制和摆布，发现自己处在一种不能以理性和逻辑去解释的荒诞神秘的境况中，内心充满恐惧、焦虑、迷惑、困扰和愤怒，但又无可奈何，找不到出路；那任意摆布人的力量是出自那样庞大复杂的机制，它又是那样的随意，它无所不在又无所寓形，人受到它的压迫却又赴愬无门。③

二

对于这个词的使用，文学研究工作者、评论家同广大单纯读者之间，态度和观点大异其趣。专门研究者认为这个词被用得太滥了，它的流行的含义不符合作者原意。误解了作品的意义。特别是德国的学者，对它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反感。五、六十年代，当这个词在西德大为流行的时候，便有专家学者称之为“摩登怪胎（埃姆利希）”，“难听的形容词”（布洛德），“不象样的字”（拜斯纳尔）。德国电视第二台还曾在 1975 年专门为讨论此词的意义内涵举行了圆桌会议。播出四十五

② Hans Dieter Zimmermann [Hrsg.], Nach erneuter Lektüre: Franz Kafkas Der Proceß. Würzburg: V erlag Königsjausen & Neumann GmbH, 1992。S。270。

③ 以上有关 kafkaesque 一词的意义，主要参考 Hartmut Binder, Kafka－Hndbuch 11. Stuttgart: Alfred Kr? ner Verlag, 1979. S. 881－88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分钟之久。专家的发言，对此词如此广泛的被使用极尽讽刺之能事（燕斯），认为此字是万金油字，人们使用它，主要是因为它到处用得上，而事实上有更好的形容词可以使用。虽然如此，这个词却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流传越来越广。我们不禁要问，文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或普通人之间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别呢？

世界各国的卡夫卡研究者八十年来花了极大的精力寻找卡夫卡作品的意义，他们的成绩十分可观。许多专家都是饱学之士，拥有扎实丰富的哲学、神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理论、研究方法以及政治、历史的知识，以这些知识为背景研究卡夫卡的作品，以各自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联系作品内容而对作品作出解释，各成一家之言。研究上有总体和单篇作品的阐释和评论，也有比较研究、影响研究。如卡夫卡与克莱斯特、与尼采、与狄更斯、与克尔恺郭尔、与黑格尔等，或卡夫卡对后来作家的影响；也有就某一现象、某一主题横向研究作品的，譬如异化、权力、犹太教、妇女、孤独、疾病、动物、幽默、讽刺、写作等等。许多研究从世界观和内容入手，寻找作品中象征、比喻所代表的事物和意义，找出作品中符合自己的观点和理论的部分，都颇能言之成理。卡夫卡的作品本身包含着极多空白位置，因而提供了多种解释的可能性。

不管卡夫卡（1883－1924）作品文本中的空位有多么多，不确定性有多么强；不管他的作品有多么难解，它的寓意有多么深邃，它的包罗面有多么广，读者首先看到的是作品与自己切身经历有关的那一部分的意义。每个人都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以及个人的特殊性；个人的特殊经历其实也寓于身处的时代和社会之中。只要看看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现状，我们便不难明白，为什么人们那么容易将自己的处境投射到卡夫卡的作品上，并据此去解释和理解作品。从严格的文学科学研究的立场看来，这种以现实认同文学作品的理解方式即使不算错误也可称之为片面，正是这种片面的理解使得 Kafkaesque 这个词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开来。即使承认联系实际是对作品的肤浅理解或误解，真正的艺术品本身却并不会因为被误解而失去它的艺术价值。或许，恰恰是种种“误解”使作品本身发出如许光彩，它像钻石一样，无论从哪个方向看过去，都在闪光。

文学作品接受过程中各家所采取的观点方法受制于每个国家和地区在特定时代的政治状况、社会发展、文化取向、思想潮流。接受过程反过来又反映出定时代特定社会的接受能力、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世界各地对卡夫卡作品的接受过程正说明了这一观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精神物质两乏，特别是前者更为明显。神的死亡带给人的后果是精神的空虚和混乱，在这种背景下，卡夫卡的同时代人在他的作品中便自然地读出了寻求精神家园的寓意，宗教意义上的阐释应而生，认为他作品中的人物追求的是最终的家园、神的恩赐。1933 年纳粹当权之后，欧洲卡夫卡研究逐渐停顿，当奥地利也纳粹化之后，卡夫卡的作品便在所有纳粹统治地区被禁止了。这时，随着德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犹太知识分子大批流亡海外，卡夫卡的作品也被介绍到海外了。英美法的读者开始认识到这位作家的重要性，掀起了研究的热潮。因着纳粹的镇压和战争的残酷，被迫颠簸逃亡，流离失所的人，这时在卡夫卡的小说中读出了恐惧感、危机感，读出了自己的命运，因而自然而然地赋予卡夫卡的作品以现实意义。

欧美起初的卡夫卡热的共同历史背景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世界各国的接受过程除了受共同的历史背景的影响之外，又具有各自的特性。

英国的接受开始得比较早，1930 年便已 有《城堡》的译本，翻译工作者对最初的接受 过程起了很大的作用，评论界也很积极。他们以传统的阅读方式接受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并且深受震憾，读者注意情节和人物的命运。作品虽然谜一样地莫测高深，反倒更加有吸引力，它使读者感受到时代和社会危机，这种接受模式相当有代表性。三、四十年代各地的接受颇受这种模式的影响。1937 年《审判》被英国统计年鉴评为当年最佳小说。Kafkaesque 这个词最初是在英国用起来的。它在 1938 年便第一次有意识地被用在评论 文章之中。1945 年在英国便已有讨论会论卡夫卡与另一位作家的作品比较，讨论他 对英国作家的影响。二次大战后，美国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法国的存在主义研究观点以及社会学研究观点在英国也都使用了。自 1962 年起，英国因拥有卡夫卡的著作手稿，在版本学上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校勘本的出版是英国学者与其他国家的日尔曼学者合作的成果，为卡夫卡卡研究提供了可信赖的版本。

法国人在二三十年代一接触到卡夫卡的小说便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他们奉他为超 现实主义的先驱，译者多为诗人和作家而非专门的学者。他们以极大的热情用超现实主义的审美观来看待这位原本并不知名的德语作家，作品特殊的表述方式对他们丝毫不成为问题。对他们而言，越陌生越荒诞越合乎口 味。此后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盛行，法国人完全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去接受卡夫卡的作品。将他的名字同克尔皑郭尔、海德格尔联系在 一起，在他的作品中读出了生存的恐惧、存在、

荒诞、虚无。人们把他当做一位值得尊敬的思想家，忽略了他作为文学家的特性。文本的思想性被大大地突出，而艺术性也就沉没在思想性之下了。没有另一位现代作家在法国产生的影响可以与卡夫卡相比拟，在法国人看来，似乎现代派的任何一个方面都能与卡夫卡沾上他系，评论者常以萨特、贝克特、尤内斯库、阿塔莫夫与卡夫卡相比较。纪德将《审判》改编为剧本。1947 年搬上舞台。他早在 1940 年便在 日记中写道："我们大家都是卡夫卡的兄弟。"④以表达个人与超 强大力量之间的矛盾，个人的失落和孤独。这种接受状况持续的时间很长，接着逐渐有科学性的研究。法国人并不像日本人或美国人，他们很少将其他文字的研究论著译成本国文字，但他们并不闭塞，评论者到了五、六十年代之后也更多了解了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情况。而起源于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来的解构主义也在卡夫卡研究上发生了作用。认为卡夫卡的作品能将那些被掩盖的或被遗忘的心理和社会真实表露出来，从而有普遍意义。德勒兹和伽塔里合写的《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辩》对传统的心理分析观点的研究方法大肆攻击，提出家庭里奥狄普斯三角关系其实是社会奥狄普斯三角关系的延伸，也也是由社会引起的。他们在文中谈到欲望和需要、权力、少数人等等问题，引起人们强烈的关注。

意大利的接受也值得一提。在意大利虽未产生过英、美、法、德那样的研究热，却在 1927 年就有评论文章介绍卡夫卡。在法西斯开始得势的时候，他们还居然出版了《审判》(1933) 和《变形记》的译本，这本身就是个极为大胆的做法，这应该归功于意大利文化人的勇气。意大利的评论在 1949 年便已指出，作品的性质决定了卡夫卡的读者的不断探寻的阅读行为，对此作者在写作时便已有预见。这么早提出这么中肯的见解，确实难能可贵。这种见解现在已成共识。

北欧的接受比较冷静，不那么轰轰烈烈，但在挪威很早就出版了《审判》的译本。在北欧人看来，《城堡》是卡夫卡最重要的著作，《城堡》所表达的希望与失望很符合现代人所处的境地。宗教观的解释在北欧直到今日仍被认可。

西班牙和西班牙语世界的接受也具有自己的特色。他们在二、三十年代便已介绍了卡 夫卡的小说。最初有奥尔特加依·加塞特组织编发的出自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手笔的翻译，他对卡夫卡有深刻的理解，文字功力厚实，将原文翔实地译成极佳的西班牙文。博尔赫斯是

---

④ Hartmut Binder, Kafka — Handbuch, Stuttgart: Alfred Kröner Verlag, 1979. S. 825。

世界文坛巨匠，他的创作颇受卡夫卡的影响，他的卡夫卡翻译在三十年代结集出版，为西班牙语世界对卡夫卡的认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西班牙本国，卡夫卡要到六十年代才发生了真正的影响，这与佛朗哥的专制统治有一定的关系。而在拉丁美洲西班牙语地区，卡夫卡作品的接受和影响却是广泛而深远的。阿根廷 1944 年便已出版了研究卡夫卡的专著，以宗教观为主要的评论观点，形而上学的研究也颇有成果。阿根廷的卡夫卡热扩展到整个拉丁美洲，五十年代，卡夫卡的作品流传和研究的盛况在拉美达到了高峰，拉美世界的卡夫卡接受多彩多姿，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他，似乎已将他同化为拉美文化的一个部分。他们认为卡夫卡是现代小说的创始人，他们自豪地认为，阿根廷比法国更早地认识到卡夫卡的价值。除了博尔赫斯，奥克塔维奥·帕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是深受卡夫卡影响的世界闻名作家。马尔克斯在谈到他的苏联旅行观感时，认为卡夫卡已超前在小说中表现了斯大林的政治体制。拉美的政治现实和拉美文化人的优秀素 质使 Kafkaesque 这个词在拉美十分流行。小说家恩涅斯托·沙巴托认为，正是拉丁美洲的野蛮状态，使得拉美人更清晰地了解某些欧洲的价值，在研究方面他们也做到越来越深入细致。

美国在卡夫卡的普及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当初，德国流亡知识分子有不少人到了美国。原先在柏林出版了卡夫卡六卷本文集的绍肯出版社也迁到了美国，在美国出版了五卷本文集，使美国在三、四十年代成为阅读和研究卡夫卡的集中地。此时宗教观点的解释和心理分析法的解释占主导地位。也有一批流亡到美国的学者开始了社会学和文化批判的分析。到了实证主义盛行的五十年代，生平细节、环境、心理状态都一一被用于印证因果关系。在危机意识严重的年代，存在主义观点的解释也盛行于美国。美国接受的特点就是它的多元性和它的普及性。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这里面有历史原因，有文化原因，也有体制上的原因。譬如，美国学术界人士必须不断出文章才能在专业上得到承认，数量似乎胜于一切，这就促使许多说明性介绍性文章的出版，促使加上一篇前言的小说集的编撰，也促使人们出版许多普及本、袖珍本。不但德语系的学生读卡夫卡，许多非德语系的学生也觉得这些世界文学名著应该拿来读。卡夫卡的作品因此广为人知。而大众对卡夫卡作品的理解也多定位在 Kafkaesque 这个字上面，与其他 地区相比，Kafkaesque 在美国用得最多最广。

德国在战后的年代里首先要做的是与战前本国文化挂上钩，还要吸收纳粹统治十二年间未曾接触的外界的文化与思潮，卡夫卡研究在

这种背景下得以发展。报刊杂志 关于卡夫卡的讨论此起彼落。战后最初的年代里，西德的卡夫卡研究几乎全盘接受了欧美已有的方法和观点，宗教观、哲学观、心理分析、实证主义方法都用。唯有唯物主义的社会批判方法当时并不受欢迎。西德在五十年代初之所以拒绝将意识形态纳入文学研究之中，主要是 因为人们对政治性强的意识形态有一种排斥心理 ，对教条有反感。纳粹十二年的极权统治 给德国人带来的深切反思之一便是：一切都是美丽的谎言，不能再轻信了。就文学而言，应将文学作品作为文学艺术对待，理解文学作品应该排除非文学因素，读者应直接面对作品，以直接的感受作为解释作品的基础，注重审美因 素和文风文体分析，由此理出作品的含义。这种作品内涵阐释法将作品当作单纯的语言结构 ，它不受制于社会因素和历史因素，这种方法以客观的面貌出现，正符合战后德国的思想倾向，它在西德的卡夫卡研究中自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末多多少少起着主导作用。六十年代末兴起了文学社会学的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注重社会批判，赋予卡夫卡的作品社会批判的意义。七十年代兴起接受美学理论，给读者以相当大的自由度，读者在作品的科学阐释上的角色变得重要下。他可以以自己的想象力解释文本，他可以根 据文本创造文本。这种理论用于卡夫卡研究 适得其所。卡夫卡的作品中有极多的空白位置等待读者去填充。根据这种理论，多种解释不必互相排斥，多义正是文学作品诗意浓厚的证明。就西方世界的卡夫卡研究而言。西德是起步较晚的，但这不妨碍德国学者研究的深入。世界上知名的几部研究专著都出自德语学者之手笔，单视角问题首先由德国学者提出，影响着此后的作品结构研究。德国学者对卡夫卡作品中的犹太教影响和犹太人处境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受福柯和拉康理论的影响，当今的德国学者以话语理论为支撑、从法和权力着手研究卡夫卡已经蔚然成风，希伯尔的书《法的符号》、基特勒和诺尔曼编《文字交往》为其中佼佼者，波格达尔编的《新文学理论与实践》结合当代文学理论，从各个不同的理论切入（后结构主义理论、历史话语理论、符号话语理论、社会学理论、建构理论、性别理论、评论读法）解读卡夫卡的《法之门前》，一文多解，各有理论支撑，颇能予人以启发。平行于结合新理论研究的，至今为止仅以文本内涵为主的研究仍然不断推陈出新。平行于专业研究的，有业余人士的研究，他们的读法不受行规的约束，天马行空，却能令人耳目一新，例如数学教师布伦斯所写《最后的博笑 》一书（2003）认为卡夫卡出于对读者、对人类的爱，尽自己的所能，写出能够博人一笑、让人欢畅的书，意欲推翻卡夫卡在世人心目中的忧郁形象。

东欧诸国对卡夫卡的接受与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关系更为密切。卢卡契对西方现代主 义的否定性评论长期统治着东欧对现代主义的评价，也决定了东欧诸国对卡夫卡的评价：卡夫卡是颓废主义的作家。虽然卢卡契在他 i955 年的演讲稿《批判现实主义的当前意 义》(1958)中，认为从形式的特点这一角度看，卡夫卡似乎可以列入重要的现实主义作 家的家族 ，主观地看 ，他还在更高的程度上属 于这个家族“，然而 在他看来 ，卡夫卡实质上仍只是个”艺术上有 趣的颓废主义者。其否定的态度是一贯的。

东欧的文学研究工作者讨论卡夫卡作品 并根据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做了研究是在 1956 年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之后，当时整个 东欧处在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和文艺气氛之中。捷克和波兰最为活跃。捷克出了《审 判》、《美国》、《致父亲的信》的译本。波兰也出了《审判》、《城堡》、《判决》、《给 米莲娜的书信》、《短篇小说集》、《日记》的译 本。波兰学者认为卡夫卡的主人公努力不懈。卡夫卡努力在混乱中建立秩序。捷克、波兰在 1956 年后的五、六年间兴起了卡夫卡热，也就是在这段时间 Kafkaesque 在这些国家成 为新词而流行起来了。前东德 1958 年有两篇博士论文，分别在 1961 和 1962 年成书出版，东德的官方立场一直持否定态度，而学者研究论点则有褒有贬。前苏联自 l958 年起也发电一些研究论文。立场多半是否定的。东德和苏联都等到里布里斯会议 (1963) 之后才陆续出版卡夫卡的作品 ，一般读者在此之前并不知道卡夫卡是准 ，然而能读到他的作品的人都感受到作品的吸引力。1961 年在莫斯科的知识分子之间流传着一本打字稿的《审判》译 本，一个人读完传给另一人，大家秘密地读这本未署作者姓名的书，小说的时代和地点让人捉摸不透。大多数的读者却都认为这是一 位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苏联作者的小说，他们觉得，作者如果不是苏联人，那他怎么能对苏联的现 状以及一切社会生活中的细节如说，他们觉得，作者如果不是苏联人，那他怎么能对苏联的现 状以及一切社会生活中的细节如此清楚呢 ？约瑟夫 K。的经历不就是许多读者自己的经 历或是亲朋们的经历吗 ？读者暗中称赞他表述现实生活的勇气。大家猜测这可能是谁的手笔 ，却不得其解。直到 1965 年《审判》的译本出版之后。人们才知道了作者原来名为弗 兰兹·卡夫卡，是一位出生于布拉格的犹太德语作家。他生活的时代是奥匈帝国及一次大战后几年。他们惊叹不已。这件事很可以表明读者是如何以自身的经历去接受卡夫卡的作品，而卡夫卡的作品又提供了多少让人 以这种方式去接受的可能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